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俄〕П.А.别洛夫

主编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893-1914

俄国与西藏 |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 (1893~191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陈春华 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俄国与西藏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893~191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编

[俄] E. A. 别洛夫 主编

陈春华 —— 编译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и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893-19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 - 1914 /
(俄罗斯) E. A. 别洛夫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0767 - 9

I. ①俄… II. ①E… ②俄… ③俄… III. ①西藏问题 - 史料 - 1893 - 1914 ②中俄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1893 - 1914 IV. ①D677.5 ②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2611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俄国与西藏

——俄国档案文件汇编 (1893 ~ 1914)

编者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主编 / [俄] E. A. 别洛夫

编 译 / 陈春华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7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767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7 - 028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编简介

E. A. 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史部主任研究员，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中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方近现代史研究，发表论著150多部，部分论著已被译成中文、蒙文和英文。



编译者简介

陈春华，1938年生，1964年8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1994年9月至1995年12月，受国家教委派遣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研修。主要从事有关中俄、中苏关系史，中国边疆史地的俄国外交档案、专著、外交官回忆录的翻译工作。主要译著：《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 1911.5—1912.5）》（合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编译）、《俄国在远东》（合译）、《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合译）、《斯大林与中国》（合译）、《回到天安门》（合译），并在《历史档案》、《民国档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蒙古史研究》、《中国藏学》、《清史译丛》、《中共党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等刊物发表外交档案选译和译文多篇。

©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2005
©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2005
© Оформл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5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Russian language edition by
Е.А.Белов, О.И.Святецкая, Т.Л.Шаумян. All rights reserved.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 任 郝时远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总 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



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

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中文版序言

中国西藏地方地处世界上最高的高原，位于亚洲正中心，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作为世界佛教中心之一的影响力，使偌大的英、俄两国对中国的西藏尤为关注。而中国影响力的削弱，又为英、俄两国向这一禁地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喇嘛教的政治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冲突中，西藏成了英、俄竞相猎取的目标。关于英、俄两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侵略活动和在西藏的角逐，中国专家、学者撰写的一些专著，诸如王远大先生撰写的《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周伟洲先生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等，已做阐述。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版过有关沙俄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政策和侵略活动较为完整的俄国档案文件。不了解俄国第一手档案文件史料，不清楚沙皇政府对西藏地方是怎样决策的，不可能对沙俄与中国西藏问题做深入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知名历史学家别洛夫（Е. А. Белов）、绍米扬（Т. Л. Шаумян）研究员和远东研究所的历史学家斯维亚捷茨卡娅（О. И. Святецкая），利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即俄罗斯帝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的档案，于2005年编辑出版了《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这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包括沙俄与苏联）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关于沙皇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专题档案文献汇编（内中收录档案文献122通），我决心将其译成中文，以供我国学者研究参考。

据我所知，早在1925年，在苏联历史学家谢缅尼科夫（Семенников В. П.）编辑出版的沙俄外交部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的档案汇编《在沙皇制度幕后》（«За кулисами царизма»）中，收录了1893～1905年间有关沙



俄图谋兼并中国领土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和东部地区的档案文献 19 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郭燕顺先生于 1986 年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7~71 页。

据我所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代档案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汇编——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中，公布了 1911~1914 年间中国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以及与俄、英两国关系的文书 32 通【《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序言指出只公布了 24 通。经查，有误。应为 32 通。——编译者】。中国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沙俄与中国西藏问题专家王远大先生早在 1982 年和 1987 年，将上述 32 通文件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杂志总第 48 号及总第 64 号上。

迄今为止，俄罗斯（包括沙俄、苏联）总共公布了关于沙皇俄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文献 173 通（122、19、32 通），其中有几通是重复的。

此外，日本外务省于昭和 39 年（即 1964 年）编辑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一册中，收录了涉及 1913 年 1 月“外蒙古”地方与西藏地方代表非法签订《蒙藏协约》的文献 4 通。

鉴于上述情况，我改变了原定只翻译《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的计划，决定将迄今为止已公布的上述四部分总共 174 通全部档案文件，以及上述汇编前言、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编成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公布的最完全的俄国涉藏档案文件汇编。

原俄文档案汇编按照俄国编排的习惯，是按文件注明的日期先后排序。中国读者使用极感不便。为便于读者使用，编译者将全部文件按内容重新归类，分成十一个部分，即十一个专题。为了使读者阅读时对每个专题的内容一目了然，编译者对每个专题加了内容提要。

关于该汇编的中文版书名，《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900~1914）》的原编者绍米扬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公司总经理希望保留俄文原书名，编译者尊重他们的意见，故定名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由于编译者将后三部分档案编入了汇编，原编者和东方文献出版公司同意将汇编原来的时限“（1900~1914）”，改为



“（1893~1914）”，即中文版书名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我认为，该汇编中文版是中俄两国学者友好合作完成的一部档案文件汇编，该文件汇编的出版是对我们的俄国朋友、我的忘年交、仙逝的俄国知名历史学家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夫教授最好的纪念。

兹将本档案汇编所收档案文件简述如下：

（一）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奏章。

（二）俄国外交部七等文官巴德玛耶夫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报告和上书，致财政大臣的报告。

（三）达赖喇嘛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

（四）达赖喇嘛的心腹僧官参宁堪布访俄特使阿旺德尔智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致俄国总理大臣的报告，致外交大臣、外交部的报告、秘密报告和信函。

（五）俄国外交大臣、副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驻汉口领事、驻库伦领事，与驻伦敦大使、驻噶伦堡总领事、驻孟买领事的来往密信和密电，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致外交副大臣的紧急报告。

（六）俄国驻华公使、驻库伦领事致俄国外交大臣、外交部的密电、紧急报告和报告等。

本档案汇编所收文件记述的事件如下：

（一）巴德玛耶夫就俄国在东亚政策的任务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建议将中国的西藏地方、蒙古地方和中国东部地区并入俄国，并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从事兼并活动。

（二）沙皇俄国欲同中国西藏地方建立关系，以及达赖喇嘛的心腹、特使阿旺德尔智如何促进此事。

（三）英印军队入侵西藏，占领江孜、拉萨以及暴行。

（四）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和俄国采取的对策。

（五）达赖喇嘛在“外蒙古”居留期间同蒙古王公和呼图克图格根们密谋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联盟国家。

（六）1907年俄、英两国背着中国签订了只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西藏协定》。

（七）北京政府为巩固在西藏的主权，着手在西藏进行改革，激起沙



俄密切关注。

(八) 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沙皇政府干涉清政府将达赖喇嘛革职。

(九)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策动西藏上层发动叛乱，驱逐汉兵、汉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十) 达赖喇嘛欲借西藏动乱之机恢复其至圣的地位，达赖喇嘛写信给在彼得堡的德尔智，要他立即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在印度领土上接见了 他，并在为他的到来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西藏局势和西藏对北京政府，对英、俄两国的态度，最后达赖喇嘛重申了赋予德尔智全权与“外蒙古”全权代表缔结《蒙藏协约》。

(十一) 德尔智打算就俄、英共同保护西藏，让俄、英帝国注意在中国西藏地方开采自然资源、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等同俄国进行谈判，并建议俄国政府奉行积极的西藏政策。

(十二) 达赖喇嘛派德尔智请求尼古拉二世在通过俄国建立藏、英友好关系问题，俄、英两国庇护和承认西藏“独立”问题，向拉萨派驻外交代表问题，向西藏出售武器和派军事教官问题，以及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德尔智的地位合法化等问题上出谋划策。

(十三) 英国借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西藏脱离中国，胁迫中国和西藏地方举行西姆拉会议，逼迫中方代表草签由其起草的《西姆拉条约》，要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等。

总之，上述文献反映了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对我国西藏地方的政策和侵略活动，反映了俄、英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我国西藏地方进行的角逐、相互勾结与妥协，反映了我国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斗争，为研究 19 世纪末叶 20 世纪初叶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沙皇俄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中俄两国关系史及中亚和远东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外交档案文件。

编译者陈春华

2017 年 4 月 1 日